

春秋
卷五

大字宋刊

註

詳

五經備旨讀本

本書內容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本書在國學上為最古之書凡古代哲學文學政治經濟禮俗等無不廣為齊備適合現代中等以上學校之讀本其中註釋精審文字淵博誠研究國學之善本也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書不時也凡祀火鑿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鑿而燕過則書

○五年冬州公

如曹

不書奔以朝出

也○傳曰禧子

公如曹度其國

危遂不復天子

三公稱公王者

之後稱公州公

諸侯而稱公者

蓋與後世出入

均勞之意同此

其所以稱公也

○六年春正月

寔來

寔實也承上五

年冬經如曹問

無異事從可知

○傳曰寔來不

復其國也意者

州公名也諸侯

不生名失地滅

同姓則名止正

經世之本名正

而天下定矣

○六年秋八月

王于大閱

即望國之講武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春秋備旨卷之九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可庭涉園氏編次

孫景鴻 克 氏訂

案經解

園宋彭城

楚取宋彭城使魚石據之且戊之三百乘矣

猶繫之宋者蓋本先王之授土以辨名也楚

以蠻荆夏石以臣叛君晉帥與國圍之伯職

修矣書之與之也然皆大夫而君不與則政

下逮矣李廉曰宋華元會晉圍彭城猶衛石

曼姑會齊圍戚然彭城書宋戚不書衛者曼

姑爲子拒父元爲君討叛也其義審矣

韓厥伐鄭

晉既降彭城而執魚石矣以鄭從楚亂宋因

仗義伐鄭諸侯之師皆至獨晉伐之者任其

勞也勞已以逸人有恤諸侯之心焉故書以

予之

會次于鄆

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

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

厚以御楚且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

至也宋衛莒滕薛今不與次先歸也汪克寬

曰齊桓伐師次於陘晉悼伐師次於鄆

皆不輕用兵重民命之意也

王夫師師侵宋

魚石之討諸國之執言其正楚不敢敵晉而

思洩憤於宋故書侵以正其罪

魯襄公名午成公姜定姒子在位三十一年
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已丑簡王元年
十四年崩

春正月公即位
杜於是公

仲孫蔑會欒黶欒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林討

也杜魯與謀於虛打而書
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

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彭城
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瓠丘

固封守謹
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

王度也

全在楚已取而封曷爲猶繫之宋發明追字有味任他暗奸竊據而坐
縛于王度之中一步不可移易取者之不得取猶受者之不得受一書

宋而彼疆我里之截然王度之不爲叛人模糊所以爲聖人親筆○疆域封
守正是王度只發明一宋字不得取不得受宜申看不登叛者不戒其叛也

只就書法上說
下可認作楚罪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杜鄆鄭地書次

以待晉師林書次從晉而
未失也亦以見復霸之難

晉韓厥帥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
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師

晉韓厥帥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
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鄭以待晉師

焉○傳曰簡車馬也齊為犬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成鄭忽敗戎有以忽以魯班後鄭怒而訪齊晉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六年冬紀侯來朝 鄭附楚故諸侯不齊其葬夫鄭成以楚子之集失於目也故終附楚然楚亦自為爭諸侯耳豈為鄭哉乃懷其私恩而從惡誤矣

晉宋衛侵鄭 晉宋梅師將奔師也衛舉將將尊師少也鄭雖以黨楚為罪然易世矣今因其喪而亟運二國侵之是欲乘機以得志耳豈禮也哉

○八年春正月 謀鄭也於是仲孫蔑倡城虎牢以備鄭之計善謀也不果城齊未至也以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邦因亦不至也

葬小君齊姜 會于戚 戚遂城虎牢 中前謀也齊滕薛小邦亦皆至也兩會戚而始城則遂為繼事而非生事也虎牢鄭地不繁鄭者鄭當南北之衝而虎牢為其要害非得鄭無以禦楚非城虎牢無以制鄭既城踰年鄭來盟于雞澤而陳亦改圖北轡則是役

之稱敦化原也 示婦道于王后 歸于京師 九年紀季姜 書也 為不僅有此燕 月時祭何以書 月為夏仲冬 以仲冬今魯正 而聖人之詩有 紀內祀之合時 已卯燕 紀內祀之合時

楚人釋君而陳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於鄆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傳書楚子卒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中國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

言救也 傳首楚釋君助臣事已悖矣已立鄭不常從楚之案後云不以大義裁侯次之以待之與伐而次不同文中只作事實○魚石事俱在圖彭城項下作此題只暑點一二句而以伐鄭聯絡上去見晉人此番舉動無一不合乎義贊嘆數語便引到削救上重發

鄭人棄夏從狄之罪收不言救 秋楚公子王夫帥師侵宋 留鄭子然侵宋取大丘 救鄭遂侵宋非侵宋以救鄭全要發鄭無可救之善君親集矢于目德亦不輕裁之大義則為私欲此鄭罪所以難出脫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辛酉九月十五日 林蘭王崩子靈王立 杜辛酉九月十五日 林蘭王崩子靈王立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息來聘 杜剽子叔 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任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命邦子方來修朝禮衛侯晉侯方來修聘事于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

何禮乎 庚寅 王元年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五月 而葬速 鄭師伐宋 杜書伐 從告

鄭師伐宋 杜書伐 從告

傳曰凡諸侯之女嫁推王后

書王后母儀天下

下為天地社稷

宗廟之主而春

秋獨稱季姜者

益以見王化起

于闔門正始在

子來歸欲他天

下以歸道也

十四年夏五

傳疑而不益昭

其慎也○孔子

曰聽遠者聞其

疾而不聞其舒

望遠者察其貌

而不察其形立

乎定哀以指隱

桓隱桓之日遠

矣夏五傳疑也

疑而不益見聖

人之慎也

十四年鄭伯

使其弟語來

○傳曰鄭使人

春秋精義

也不殘民而制勝其功為巨趙鵬飛曰安一

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

之辭繫之圖彭城繫宋是也為宋治叛臣也

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繫之城虎牢不繫鄭

是也虎牢城而天下均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申為司馬而以賂闔固為罪矣然意亦嬰齊

王夫以其偏而譏之而楚子聽之平故書法

與側同

嬰齊帥師伐吳○三年

晉與吳會鍾離矣楚畏吳乘其後故伐之以

示威焉晉事於秦而伯以衰楚事於吳而勢

遂挫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童子侯不朝王况同列乎

盟于長樗

晉悼修禮於諸侯出其國都而與公盟諸侯

所以睦也

公至自晉

以朝晉至也本謀如晉故不以長樗至

同盟于雞澤

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來何哉政教

修明六卿和睦內治矣圖彭城義昭矣城虎

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內治則

春秋精義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貽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林襄公

杜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

杜宋雖非卿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鄭伯貽卒晉師侵鄭諸大夫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春秋精義

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陳使袁僑如會
陳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矣今鄭服而陳亦來疾楚暴而暴晉義也

侯之師見伯者之所由興也

鄭君先至諸侯既盟之矣陳臣後來使大夫與盟焉慰初附之心別君臣之分晉侯其適於情而明於禮哉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見受命於君書及陳袁僑盟見之是結陳也

此伯者之所由興也

兩書及所以具事實也乃穀梁議之曰諸侯盟大夫又私相盟大夫張也不知此與十六年渙梁之盟異彼則諸侯會大夫盟大夫自為盟也私盟也此則諸侯之盟袁僑者即諸君之盟鄭伯者也豈私盟哉但積習生常諸侯在而大夫可取為盟則渙梁或亦因此啓之矣是以君子懼始且晉文踐土陳侯如會文不再盟陳服晉三世不叛今袁僑如會悼使復盟陳從晉五年而逃蓋合諸侯在德與勢盟何足恃哉

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修好以謀討其始固有定序矣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傳曰謀伐鄭也以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之也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序蔡于衛上者以蔡侯見衛侯弟也作文須擒定先後固有順序為下段伐鄭易序張本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十六年冬城向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役民以時經所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以書也○傳曰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水昏正而我今已冬水星將正

晉荀偃帥師伐許
責許不會雞澤也許自新城以來不與諸侯之盟會因於鄭也新遷於葉楚使之自近也豈能叛楚而遠從晉晉果服楚許將焉往乃以鄭陳偶服遂侈然求多於許心禍欲速宜不得許並鄭陳而失之也

亡亦非聖人之所與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之不能有其聖人之待衰世之意耶

晉之守而虎牢又鄭之樞乎傳中樞天子之土數句最重春秋責鄭之不能有意正在此必守必據亦須發透待衰世意亦要發揮○當時鄭僑方在諸大夫欲從晉子驪不可故孟獻子謂之知武子善之而遂城以圍鄭也要寫門戶既去國無可守的景象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辛卯靈王二年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杜吳楚爭強自此始

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伐楚取駕駕

子重子赤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公如晉

公即位而始朝晉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林長檮晉地○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

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通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生于懼而曰天子在壞然有天威咫尺無地不在之意懼字尤宜玩敬

君辱稽首寡君懼矣一懼字提出萬古綱常正是其志敬也

公至自晉

杜不以長檮至本非會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公至自晉杜不以長檮至本非會也

故書時

葬小君定似

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而內君之會盟而見其有所為焉○傳曰平齊紀曰謀衛故也蓋紀為魯親齊襄欲幾絕故魯為盟以平齊紀衛遂其君故為盟而併謀衛政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如晉
公甫七齡復居母喪而急於朝晉乎蓋行父以過禮媚晉耳

陳人圍頓
據傳楚使頓問陳而侵伐之故陳圍頓然頓雖為楚問陳陳且宜完守若楚來侵則請於晉以禦之乃不勝其忿皆喪以出是致寇也

公子發來聘
鄭久淪於楚矣以陳謹鄭而服晉故楚不暇爭鄭鄭得少寬而修禮於諸侯蓋晉伯復興諸侯輯睦也

鄆世子巫如晉
鄆介魯與邾莒不勝三國之誅求故請專屬於魯以為附庸邾鄆本于魯棄王孫而屬魯魯無王命而私調于晉晉遂專而許之皆罪也

諸侯之世子不宜後於大夫今鄆世子直次內臣之下而不書及自比於魯臣也然非禮矣

會吳于善道
晉通吳吳再不至今使人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于戚以魯衛近吳且親也故使蔑與林父先通好且告會期焉善道吳地往會之也晉倚吳以撓楚然求之過卑非禮也無遠慮

歸于蔡
所費乎歸國者終無得國之心也弟季蔡侯弟也蔡侯封人無

林雞澤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

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息逆吳子于雒上吳子不至

必悼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

其戒心
只引來驗
只從當日時勢辨出懼楚之同單說諸侯不扯王臣在內繁陽是後事

陳侯使袁僑如會
杜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戊寅叔孫約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長恩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林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此楚于辛為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

以事討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
見梁傳不可說與他亦非幸之意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王辰靈王三年四年

春秋精旨

卷九

襄公

三

于季次當立封人
欲立獻武而疾季
季辟之陳封人卒
其時獻武已立蔡
人召之蔡季自陳
歸于蔡蔡人嘉其
終無得國之心也
莊公

楚殺公子王夫
王夫侵欲於小國固罪然楚子亦素知之矣
不不禁之於先及陳怨已深而不服始歸咎而
殺之非刑也且疊殺三卿不亦甚乎故書法
同

三年秋紀季

以鄒入于齊
附邑于大國邑
先祀也○傳曰
紀于是乎始判
判分也言分爲
附庸始于此此
齊欲滅紀故季
以邑入齊爲附
庸先祀不廢社
稷有奉故書字
以貴之
三年冬公次
于滑

戊陳

戊以防楚患義也執戊之魯也諸侯皆受命
於威何以獨書魯雖至不可得而序也程子
曰非王命而動遠戍罪也然助陳而拒楚與
之可也

會救陳

戊者戊於無事之時救者救於被兵之日既
戍之及救之其謀周矣冬伐之冬救之其赴
勇矣諸侯皆至賤也楚不戰避之也然則晉
力足以濟矣乃士句不能將順君美倡言有
陳非吾事以致人心不協卒至失陳不亦謬
乎

可以乃次于滑
而畏縮如此所
以可譏作文要

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至善救陳也

春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杜前年大夫盟難澤三月無已
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諱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諱易名

聞

於是乎有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
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
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僭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
從其實也後世忌諱繁名
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見文公二年遂納幣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

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
重其所細散問何禮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晉從來尊卑上下必得其序而後和今穆叔拜肆夏王之樂還其禮於
上上稱鹿鳴四北之歌協其情於下也故可與知樂玩左有敢問何禮
是○不拜文王而拜四牡非明於分者不能

句仍主和敬節具就辨樂之等上發其知禮爲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杜成公妾襄
公母姒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如
杜逾月而葬速定謚也赴同耐姑反
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也

冬公如晉

主後二十九年楚成襄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也
外無危也獻子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設享從屬鄭之願
聽政固事君若無失官命鄭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漏
而願固事君若無失官命鄭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漏
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
伐之故陳人圍頓

發以救紀為主
而以一齊申入
五年鄭黎求
紀小而遠以婚姻之故會其葬也叔姬嫁於
紀定姒乃紀女也

小國能備朝禮
特書朝以嘉之
為鄭本徵末之
附庸王未錫命
禮故特書曰朝
其後數從齊桓
以尊周室王乃
命為小邾子蓋
于禮矣
于已能自進
五年冬公會
齊人宋人陳
人蔡人伐衛
經于討衛之師
皆稱人以伐之
焉○此伐衛納
朔也朔行惡甚
國人逐之奔齊
天子不使以衛
而齊盧公倍諸
侯以納之故皆
貶而書人
六年王人子
突救衛
微而書子襄恤
患也夫王人王
之微官也雖官
卑而擢以大
故稱人而又稱
其邑蓋宿伯知營私以弱公室不虞陪臣之
擬其後也

莒人滅鄆

鄆初求屬魯魯復通於晉而列之會矣晉坐
視其滅而不救何哉公穀以莒之子後鄆子
而書滅非也若莒子以其子而亂鄆之嗣是
絕世非滅國也若鄆子以莒之子為己之外
孫而使為己嗣則罪不在莒當如梁亡之例
而書鄆亡不得言莒人滅之也况滅之者亡
國之善詞上下同力也二傳不可通矣

叔孫豹如邾

公初即位邾子來朝四年有狐貉之戰至是
往聘釋怨以修好也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子也父襄末期而遽如晉嗣父執政
急自託於晉也

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至是卒滅之會盟使世子滅國
則親之怠於為義而勇於為不義也

卜郊乃免牲○七年

卜不過三然卜郊止於三月四月而三卜則
過時而不敬矣

城費

費季氏私邑也既言喪如晉語事伯國又城
其賜邑將何為哉然自南遷謂城南氏亦世
其邑益宿伯知營私以弱公室不虞陪臣之
擬其後也

陳國頃以甚楚人之怨與鄭
蔡公子燹以敵楚之事相類

癸巳靈王四年五年

春公至自晉
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違命
主公在楚傳冬如晉至而歲首不書公在晉者以內外無危也獻子
相行申借助之請晉侯說享從屬鄆之願須連上四年公如晉出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魯自輪來盟後未嘗有聘問終春秋之
世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左通嗣君也

叔孫豹如邾

世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盛諸侯之睦也
左通嗣君也

仲孫儀衛孫林父會吳子善道

此乃會成事實作文當以會戚稱人問起中間只據彼聽好此音期推
出此乃會成事實作文當以會戚稱人問起中間只據彼聽好此音期推
書法則此會分明失體實疑欲主此亦有見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杜書名
罪其貪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

杜書名
罪其貪

杜書名
罪其貪

杜書名
罪其貪

杜書名
罪其貪

字春秋計理不
論成敗使諸侯
顧順逆之理則
微者自足以申
王命矣其不勝
不幸焉耳幸不
幸也守義循
禮者也
八年甲午治

謀救陳也不書救不成救也陳盟三月矣陳
侯益肩圍而來乃徐徐爲會平是不急陳徒
實陳以要陳耳悼承厲亂故初年卿精今諸
侯睦矣故憚于敵楚而懷安一念自足業由
此驟惜哉

會于郢
鄭伯如會卒于郢
據傳公子驂殺之也鄭伯將會于郢驂欲與
楚鄭伯不可驂殺之曷爲以平書蓋鄭人以
疾赴魯史以卒書春秋無所據而革之也特
書曰如會曰來見諸侯以發人之疑而見其
實也益如會者其事也見諸侯者其心也鄭
鄭地外諸侯卒于境內不地以如會故書鄭
也然行未逾境何遽云未見諸侯因以著鄭
伯之心欲見諸侯也欲見而未得見必有故
也則弒之實彰矣其名之何穀梁曰諸侯不
生名此之名卒之名也卒之名何爲加之如
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是也夫鄭伯弒矣而
鄭人儼以疾赴使諸侯不知是不明也知而
不討是縱賊也然則晉罪亦莫追矣

陳侯逃歸
此與鄭伯逃齊桓首止之盟同而亦有異彼
書逃歸而晉其逃歸之故曰不盟專罪鄭伯
罪晉侯也蓋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

八年師還
全軍而還特書
以稱善之焉

告于太廟而奉
禮也凡師行必
告曰治兵于廟
故曰治兵于廟
得曰治兵于廟
八年夏師及
齊師圍郢鄭
齊師圍郢鄭
輕舉大敗宜受
兵者不戒也
魯與鄭文王之
昭同姓兄弟所
當親者莊公忘
親而志取諸侯
陳蔡不至然後
要齊以圖之所
以鄭不服魯而
降于齊

季孫宿如衛
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歲皆假公以締
私爾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宋得志復營兵圍之期於必得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來會諸侯便是諸侯爲主諸侯住會便是主吳皆非有
兩層主是賓主之主非主會也聖人之情見矣可極重

杜請侯在威會皆受命成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
成陳不書惟悼公之戍陳鄭也特書之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公至自會
冬成陳
見陳逃傳子辛駐師獻子固有知時
之患彭名振旅武仲已致行禮之憂

王五年六年
甲午豐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闕杜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
盟故赴以名林桓公卒于季公句立

夏宋華弱來奔闕杜華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滕子來朝
林滕子即位
始朝襄公

此公克已復禮
全軍而還故傳
曰君子以是善
魯莊公

九年及齊師
戰于乾時我
師敗績

內師見與仇敵
不以大崩為辱
也○內不言敗
此言敗者能與
仇戰雖敗亦榮
也不言公本不
為復仇與戰故
沒公以見貶也
十年春正月
公敗齊師于
長勺

內師之詐勝行
詐謀也○此報
乾時之役也齊
伐魯經不書伐
意責魯也莊公
于齊既忘仇修
好乃乘喪伐以
及來伐而又以
詐謀取勝故書
魯為主以責之
十年夏六月
齊師宋師次
于郎

即二國之駐師
見齊伯之不易
矣○此不言受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赴之以致陳臣
內貳附楚脇君
其逃也亦不
得已焉耳鄭伯
既而乞盟桓之
義足以服鄭
也陳侯遂不復
來悼之德無以
報陳也趙鵬
飛曰陳方受兵
晉遣使告晉而
自守待救乃
既輕身出會矣
晉不救宜歸以
死社稷乃
何辭以羈之初
既不應而出終
乃不告而逃
雖聖人以義責
人而不窮人於
義然以國君
而逃庸為有禮
乎與鄭伯首止
同辭賤之至

公如晉○八年
公嗣位八年三
如晉矣

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
葬舊史無弒文
雖削其葬無以
明討賊之義也

鄭侵蔡獲蔡公子
鄭驪弒君欲從
楚也乃偽若不
欲從楚者而
侵蔡蔡附楚久
矣中國不得問
其去就鄭方
居喪無故而亟
侵之何為哉媚
晉而追討也
然因是即可致
楚使而堅從楚
而國人亦無
辭耳驪亦狡矣
哉蔡無敗績之
文而獲其公
子適得之也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會于邢丘
會以命諸侯朝
聘之數首侯重
煩諸侯而政反
大夫聽命意非
不美然以是優
諸侯而政反
出於大夫毋乃
以姑息為愛而
不由德乎且
是時君弱臣強
伯主又降尊與
會愈莫挽矣
張洽曰大夫會
諸侯必人之首
所以嚴君臣
之分謹上下之
交而革伯者苟
且之政也是
也至以鄭伯與
會更非矣鄭賊
不討賊臣又
使嗣君背喪來
晉以獻捷為名
何禮也哉因

莒人滅鄆
莒女嫁為鄆夫人
無男有女還嫁
于莒
有外孫鄆子愛
夫人無子立其
外孫

莒人滅鄆
非滅也立異姓
以蒞祭祀滅亡
之道也不書鄆
亡直罪莒何
哉莒人之以其
子為鄆後欲滅
人之祀而有其
國也春秋所以
釋鄆而

冬叔孫豹如鄆
叔孫豹如鄆
魯人以鄆故來
討曰何故亡鄆
季孫宿如晉
季孫宿如晉
武子如晉見且
聽命○行父之
子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十有二月齊侯
滅萊
杜書十二
月從告

乙未靈
王六年七年
乙未靈
王六年七年

春鄆子來朝
春鄆子來朝
始朝于魯
杜稱牲卜曰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
夏四月三卜郊
不從乃免牲
杜稱牲卜曰也

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來朝
杜稱牲卜曰也

城費
城費
杜南邊假事難
而城之林費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費季氏邑也文
子相三君固忠
於公室而不顧
其私邑也及行
父卒宿

伐見齊爲其主

其適至使列於會幾以祭提可捨失陳之心

皆既之盟其言

也直書而罪著矣

伯而宋集也是

公在晉數月矣不列於會留之何爲若謂不

齊伯之難書次

以爲會公不如其會宿也

厥貉以見楚伯

之難書次于郕

以見復伯之難

十年秋宋大

水

于外災之誌見

春秋之心災時

宋告災書弔之

所以得書見春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秋有謹天戒恤

得陳又爭鄭也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

民隱之心災難

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傳楚師至

在外而心無內

而鄭平益招楚以縱楚鄭之本謀也

外也

晉使士句來聘

十年冬王姬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晉聘魯猶知修

歸于齊

禮諸侯宜乎大小輯睦伯事復興也

經訓婦道故以

宋災○九年

常詞紀王女焉

外災來告故書

○書王姬下嫁

季孫宿如齊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蠡閼杜爲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杜謀救陳陳侯逃

救鄭鄭地左傳楚子囊

圍陳會于郕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宋見諸侯丙戌卒于郕杜實爲子驃所弑以瘡疾赴故不書

所而死郕鄭地林

陳侯逃歸杜畏楚逃晉而歸杜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

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有救之亦既勤

矣爲陳侯許者下令國中大夫中徹備立太子以固守視聽命于諸侯謀

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

顧棄陳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唯蠻夷之懼

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事

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至自會

公在晉數月矣不列於會留之何爲若謂不

敢煩公則鄭伯固在會矣名曰儼公而實少

之以爲會公不如其會宿也

晉人伐我東鄙

疆鄆田也魯主鄆以通於晉晉滅鄆晉不討

於是伐魯而疆鄆田輕晉也一念之怠四國

規之矣至魯不能存鄆而竊其田以興晉師

又不能禦其何以爲國

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得陳又爭鄭也向使救陳楚師焉得至鄭哉

救陳則兩得也不救遂兩失矣據傳楚師至

而鄭平益招楚以縱楚鄭之本謀也

晉使士句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晉聘魯猶知修

禮諸侯宜乎大小輯睦伯事復興也

宋災○九年

外災來告故書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蠡閼杜爲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王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郕杜謀救陳陳侯逃

救鄭鄭地左傳楚子囊

圍陳會于郕以救之

鄭伯髡頑如會宋見諸侯丙戌卒于郕杜實爲子驃所弑以瘡疾赴故不書

所而死郕鄭地林

陳侯逃歸杜畏楚逃晉而歸杜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

侯逃歸

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有救之亦既勤

矣爲陳侯許者下令國中大夫中徹備立太子以固守視聽命于諸侯謀

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

顧棄陳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唯蠻夷之懼

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事

逃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二年春王

三月紀叔姬

歸于鄭

錄內女之清節

也○鄭紀邑也

紀既亡矣叔姬

不歸于魯而歸

于鄭以奉宗廟

是全節守義婦

以忘故而虧婦

道者也故書之

十三年春齊

侯宋人陳人

蔡人邾人會

于北杏

首紀衣裳之會

明齊伯之所自

始也○其時宋

有弑君之亂齊

桓欲修伯業故

會四國以平之

此衣裳之會一

序齊于諸侯始

上而獨書爵始

伯之辭也

十三年冬公

會齊侯盟于

柯

內君平怨之盟

春秋始予之焉

魯于齊不共

戴天之仇已易

世矣桓公尊周

會伐鄭

去冬楚伐鄭而不能救今已逾歲又不散伐

楚而徒伐鄭其何以責鄭幸不強要鄭而用

荀罃三分四軍之計以厭楚且歸謀所以省

民是猶知本者故卒成三駕之功

同盟于戲

鄭受盟也書同要之也李廉曰時諸侯皆不

欲戰則內外之志咸疑怠矣盟書同雖曰同

外楚而實著其反覆也幸韓公方明卒有成

績則此盟蓋盛衰之機括哉

楚子伐鄭

晉楚迭伐而鄭左右從大國無義小國無信

也

會吳于柵

晉與楚爭鄭雖得鄭而屢失之以不能絕楚

之侵伐也因欲用吳以倚楚然吳強而遠故

晉合諸侯遠會吳以結之相楚地蓋示楚以

已得吳也與齊桓結江黃之意同不用其兵

而藉其勢也但以伯主而降尊遠會雖曰以

權濟事而功烈益卑矣

遂滅偃陽

偃陽國名姁姓因會而乘便以滅之也意以

偃陽為晉吳往來之衝故滅之以通吳乎然

非義矣故書以罪之

楚鄭伐宋

凡內外卿事將言帥師會伐用取唯魯卿言

帥師詳內而畧外也他國會伐用取惟列序

某師某師而已蓋會同謀用取或從大國之

令而用取其志不在一國故不言帥師也今

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主邢丘傳魯公在晉句虛

發宿不宜會來歸失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蔡公子樊

蔡以生國患蔡莊公子

鄭子國子耳侵蔡蔡司馬公子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

鄭自今鄭後

國弗得甯矣

負伐傳責國耳重無故二字若有

政則情猶可諒也書侵正此意

季孫宿會齊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會于邢丘以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

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

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

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

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

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

八年吳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豈朝夕之故哉

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正也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

謹其姑也

大夫聽命指今日言謂改命朝聘之數此是大事不該使大夫聽命非

謂後此朝聘皆大夫愛字承重煩句來正要得愛中之毒出魯之失正

謂失君臣之正其君在晉而大夫出會還得成君臣否此句

不重只舉魯以驗諸侯耳貶而稱人抑之以見不當伐君也

公至自晉

晉人伐我東鄙

杜宮既滅鄆魯侵其西界

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襄公

襄公

襄公

襄公

攘楚釋怨而平可也故皆書爵而無貶詞

十四年春齊人

晉師伐秦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假王命以討貳大順之道也○傳曰齊請天子周君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道經書人傳言諸侯總取國之詞也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囊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必將連歸莫如固守以老楚師信以待晉子囊請從楚乃及楚必息肩于晉若信仁賢明其政刑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荆雖大何畏焉而子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故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弗得甯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

伯會伐宋平伯內兵論其主兵者而已諸侯伐宋齊桓主兵書會伐于詞也此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此諸侯始用主師也

通傳只是責他侵蔡失于事大乃失于事晉蓋楚無禮而後事晉得安不信乃不得不然者非斷罪語也且玩此句口氣一直貫到其能國乎與傳首畏天保國相應斷宜主失保國之謀說但不可竟像侵蔡獲燮比須從失謀說下而以從楚不可守信不能一時難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盟見伯主尊王之意焉○此齊桓修伯榮卒平桓亂宋人服從桓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爲

晉使士匄來聘

兩下相殺兩書名氏者皆鄭也鄭近於君而權足亂國被殺者即有殺殺之由而殺者之罪大矣故詳其名氏以正其無君亂國之罪

晉使士匄來聘

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晉使士匄來聘

桓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爲

晉使士匄來聘

文此衣裳之會
臣之始也
二實諸侯會主
非能以賦討不可以亂易亂也此春秋之權衡也

十五年春齊

伐鄭虎牟

諸侯伐鄭師於牛首適鄭有內難若乘亂攻之入鄭必矣齊不志於克鄭而志於服鄭故於向所城之虎牟以諸侯之師成之夫虎牟非鄭地矣而繫亦鄭左公言將歸焉得其目矣蓋求鄭服而已不食其地也陳宗之曰既

其心之慎焉桓
公會諸侯安中
國三合諸侯而
不盟以示慎重
故一盟而終莫
敢渝也此衣裳
之會三而齊桓

始伯也
十五年秋宋
人齊人鄭人
伐鄭
討戴而以宋主
兵見伯業之適
宋成焉
鄉附庸屬宋而
叛故齊桓為宋
伐之其序末於
齊上者以宋主
兵也

十五年鄭人
侵宋
師掠境之兵而
知其非無為也
師有鐘鼓曰侵鄭
無鐘鼓曰侵鄭
何以變宋聞諸

楚公子貞師師救鄭
凡救多善辭而亦有異伯主之救安壤之義也諸侯相救恤鄰之道也今鄭黨楚而楚救之是爭諸侯耳豈善之哉紀其實焉耳夫晉伐鄭以疲楚楚亦伐宋以撓晉晉不敢當楚楚亦不敢當晉故屢出師而不相遇今晉伐鄭而楚救鄭則當晉矣苟猶欲避楚是止欲勞諸侯而自完耳且以十二國而遇楚之偏師亦憊矣於是鄭復從楚

作三軍○十一年
書齊晉曰魯人三郤三遂則魯有三軍舊矣史克頌僖公曰公車于乘猶不失其舊也今書增中軍後舍中軍仍舊舍中軍以止二軍

曰文公以來伯主之令軍多則實事多魯自減為二軍理或然也然則宜書復何以爲作蓋軍本屬公有事諸卿更將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邱卒還於邑不相繫也

春秋備旨

春秋備旨

春秋備旨

春秋備旨

春秋備旨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杜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杜四月而葬速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杜伐鄭而書同盟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

鄭之見伐於楚子驅欲從子展楚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策未器備盛饒歸老功居疾於虎牢肆青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國修以待鄭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罃曰計之恐而還師以許鄭吾三分

四軍與諸侯之說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乃許鄭成同盟於戲夫善陣者不難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驅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

吾止一放楚是以四軍分作三軍楚以全師出吾以一軍當楚出三次而軍之所以可分而楚楚不得以單弱應也分軍之謀到三駕時方是實行其事然不戰卻令今日始只重善於戰楚楚上不可以服鄭混悼公知羞並下書蕭魚非書法畢成功以見其謀之善耳於是晉師至矣以前一段雖說鄭失謀然只原今日伐鄭之故不是斷罪語只提起○只盟戰同但不人鄭事齊桓在服楚晉文在勝楚至悼公時楚比前更強只可敵而不可爭知武子決計還師分以敵台遇以敵勢比戰勝晉其善何如故曰善勝○作文不能守不戰之謀所以能敵楚也○十二國伐鄭只重晉師至矣以前一段要以敘事體行之作於是晉師至矣口氣便有斷罪意在內方得逐及楚盟遂字亦要玩晉人修器備等事要挑講

楚子伐鄭鄭所謂善於敵楚也

楚子伐鄭鄭所謂善於敵楚也

楚子伐鄭鄭所謂善於敵楚也

楚子伐鄭鄭所謂善於敵楚也

楚子伐鄭鄭所謂善於敵楚也

楚子伐鄭鄭所謂善於敵楚也

卷九

襄公

七

侯有伐郢之事
故潛師以侵之
也
十六年夏宋
人齊人衛人
伐鄭
伯主爲宋而討
貳欲服鄭以一
諸侯之心也
傳曰宋故也鄭
僭兩鄆之罪而
侵宋見其罪之
當伐故齊帥諸
侯伐之齊序宋
下宋主兵也此
而北爭鄭之始
鄭不服則諸侯
之心未一也
十六年冬十
有二月會齊
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
男皆伯滕子
同盟於幽
致意於後違乎
伯者以伯爲世
重也○書會齊
會之不書其人
微者也此衣衾
之會四得鄭之
成齊桓始伯初
主盟晉首叛之
故諱不書公天
下與之故書同

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假
立三軍因以改制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且茲
之三軍亦非舊制也故特書作以蓄亂王制
弱公室之罪

四卜鄆不從乃不郊
凡卜鄆不從必卜免牲免牲則不郊也卜免
不吉而不敢免故直書不郊

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方晉悼初與楚爭鄭也晉楚之強弱未定故
驕欲惟強是從而舍之欲仗信待晉今驕死
而諸大夫亦知楚弱於晉矣舍之仍復叛晉
何也晉避楚也且楚不特叛晉而已又侵宋以
挑晉晉欲避楚而楚弗能敵然後可固從以
晉也後雖卒如其計然亦行險徼幸矣萬一
事出不意國其殆哉晉以計自完鄭以計致
晉君子均無取焉

會伐鄭
此三駕之二也是時兵戎虎牢會伐爲易故
諸侯應時而至

同盟於毫城北
鄭復受盟也前盟已渝又盟何哉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楚鄭伐宋
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
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
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敵使當楚也夫晉
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
蓋勞諸侯以困鄭敵楚而晉可全制其勝用
衡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惟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
是故臨之神罔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黶入盟同盟於中分
主盟戲傳不戰楚伐而我已歸矣要發楚欲戰而不得只得盟而去意
之爭逆知鄭之成楚而故委
鄭以成正是知武子妙真

王成靈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

子相
相與離同會戚傳往與之會而主吳正是不能抗處但此當晉悼
方盛時講詞須有辭酌蓋悼不過欲速困楚不知楚困而吳興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滅之故曰遂滅偃陽偃陽今彭城傳陽縣也因相會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師老
師老不能歸謂班師智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曰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
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日庚寅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馮帥師伐宋

師於曹毋圍

宋門於桐門

以宋受偃陽故也惜虎牢

傳鄭人從楚固云不義

盟飯盟者惡之
同盟者奉之蓋
天下與之則賴
有伯故曰伯爲
世重
二十五五年春
陳侯使文叔
來聘
隨例字命臣所
以尊王也○傳
曰始結臣好也
嘉之故不名此
季父相魯原仲
相陳二人有舊
故陳叔來聘季
友冬亦報聘嘉
好後備卿以字
爲嘉書文叔算
王之例也
二十七年夏
六月公會齊
侯宋公陳侯
鄭僑盟於幽
紀國欲之盟見
得取之盛焉
傳曰陳鄭服也
蓋二國前此皆
有二心於齊以
齊勢大張也今
見其強盛諸侯
皆歸遂長服而
欲與盟故特書
同此衣裳之會
五齊再主盟於

伐鄭會於蕭魚
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也一歲再出楚
疲而無力以應也伐而會得鄭之辭自是鄭
從晉二十餘年中國賴以少安三駕雖勞其
功曷可少哉雖然俾止爭鄭耳與桓之服楚
文之勝楚有間矣孔穎達與師曠武已甚楚
雖疲而諸侯亦道敵矣幸吳議楚後不暇爭
鄭不然諸侯道敵而無成必貳恐如土旬所
慮矣惡可與桓文比烈哉
公至自會
鄭亦與會而服則諸侯息肩矣故以會至
楚執鄭行人頁霄
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其間以通命也楚不
能爭鄭恐而執行人何罪哉書以譏之
秦人伐晉
秦與楚婚故黨楚伐晉
伐東鄙圍台○十二年
莒三伐魯矣伐而圍台愈暴矣
救台遂入鄭
文十二年行父城鄆蓋鄆本莒邑魯又於其
地城之則魯亦有鄆矣此之鄆則魯之鄆也
故杜預曰鄆莒邑也是也師師救台應兵也
遂入鄭則非義矣
晉使士魴來聘
來聘且拜師晉俾服鄆制楚而修禮於諸侯
善持勝也
吳子乘卒

晉師伐秦
杜荀縈不書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杜荀縈世子光先至於師爲盟主所
尊故在滕上林此悼公三駕之一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
齊先至而長於敘事後黜明伐鄭乃是制而敵之只說武子善謀
於師故長於滕已酉師於牛首
齊先至而長於敘事後黜明伐鄭乃是制而敵之只說武子善謀
不必兼用魏絳齊先先除只點起然後照上盟戲傳不戰敗楚作文
冬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輅
以賤者而一口殺三卿鄭之
失政甚矣是故書盜自此始
鄭大夫者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間有偃息談笑而
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
在其爲陪貳乎故削其大
夫爲當官失職者之鑒
戊鄭虎平楚公子員帥師救鄭
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戊虎平不復爲告命故
曰鄭虎平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成之也是故楚三
不繫之衛緣陵不繫之杞梁也沙麓不繫之晉皆非一國之辭也邢部部繫
之杞彭城繫之宋皆一國之辭也楚數救鄭矣宣元年爲賈二年闕叔成九
年子重十六年楚子十七年子重公子申皆不書至是始書救鄭以爲晉悼
獲伯楚欲救而不能也是故救陳見晉
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云耳
虎平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戊而繫鄭者罪諸侯也夫鄭人從楚
以適之爾至是伐而復成爲猶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戊而繫鄭者
若曰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所得事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既以虎平還
繫於鄭又書楚公子員帥師救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
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會荆楚之不若也

是書公

吳既列會故以卒赴不書葬避其號也

王三月甲寅

楚公子貞侵宋

齊人伐衛

不伐鄭而侵宋不能爭鄭也

伯主卑奉命之

公如晉

師知其不荷拒

朝且拜聘也過恭矣左以爲禮何哉

矣○衛營伐周

取郭○十三年

立子頤至是王

郭微國也書取諱內滅也據傳郭亂分爲三

使召伯廖賜齊

師救郭遂取之以救爲名因而利之也自作

侯命且請伐衛

三軍公無兵焉三家滅之假公命耳臣獲利

則齊乃奉王命

而君尸名猶諱之者尊君而不欲尸其名也

聲罪以討之也

楚子審卒

二十八年公

趙鵬飛曰楚既仇中國猶赴於諸侯者卜諸

會齊人宋人

侯之去就也

伯主與恤患之

城防

師事之義者也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復城之者藏氏食

純門鄭人將奔

宋於防森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以崇

桐邱諸侯救之

其私邑乎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

楚師夜遁是得

防是也一近隱亦九年會齊侯於防是也此

救魯恤鄰之義

蓋近濟之防厥後齊高厚伐魯圍防意此亦

故書救鄭魯也

假備齊而城之歟

二十九年城

會吳於向○十四年

諸及防

使主上客而叔老並書老以卿爲介也以卿

內合時必書爲

爲介者名爲尊晉實季孫之自尊也而叔老

民合時必書爲

不致連魯事可知矣晉士句鄭公孫盩以名

凡土功龍見而

見卿也諸國書人皆微者也微者而至於鄭

畢務成事也火

鄭之上以國之雖弱爲序不計位之尊卑也

見而故用水昏

非禮也前此晉藉吳倚楚故再往會之今晉

畢此謂明非伯

爲吳謀楚亦往會之何哉虛隆其禮而不實

能斷楚之路爲鄭戰特發其志在通鄭不在敵鄭其志字極重義服義字正

相應天下惟義乃可以服不義今始終止有過人一念全無保恤他的意思

是解書法不必講入文內○貞救將顯貳之罪晉刑楚之不若故錄其救

須從書法上發揮不可省

子楚說亦不可只責晉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

公至自伐鄭○書楚救鄭而致公